

兔子南瓜与比格幽灵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25819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258199>.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Chong Yingbiao/Yin Jiao, 彪郊
Character:	殷郊, 崇应彪, 姬发
Additional Tags:	Alternate Universe - Harry Potter Setting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31 Words: 6,718 Chapters: 1/1

兔子南瓜与比格幽灵

by [Chemicalcake](#)

Summary

毫无必要且毫无头脑的万圣节贺文

崇应彪走在殷郊旁边两步远的地方，毫无必要地甩着魔杖，好像这样能让魔杖顶端的荧光咒更亮一些。枯叶断枝在他们脚下发出轻微的碎裂声，头顶漆黑的叶冠中时不时传来几声咕咕的夜枭鸣叫。崇应彪说，“我说真的，我只要一遇到你俩就保准倒霉。这是什么诅咒，是不是？你和姬发背地里给老子下了什么诅咒吧？”

“没这回事。”殷郊说。

“哦，没这回事？”崇应彪扬起一边的眉毛，一副从头清算的架势。“第一次见面，在那辆火车上，我们就打起来了。”

当时他们才十一岁，一群圆脸蛋矮个头的小豆丁，被一股脑塞进红皮火车，直奔伟大的霍格沃茨。姬发穿着明显麻瓜式的套头运动衫和球鞋，兴高采烈地推开一间包厢的门。里面靠窗面对面坐着两个小男孩，都穿着巫师外袍。块头更大的那个一脑袋黑色卷毛，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过来。另一个抱着手臂，掀起眼皮看了姬发一眼。

“啊，一个麻瓜。”神态倨傲的小男孩说。

姬发挨着卷头发的男孩坐下，对方伸过来一只小手，在姬发手上有力而温暖地握了一下。“我叫殷郊。”他的大眼睛微微弯着。“他是崇应彪。你别在意，他讲话就是那样。”

“没关系。”姬发看看殷郊又看看崇应彪，转头对殷郊说，“我叫姬发！”

“姬发。”崇应彪说，“你是不是有个哥哥叫姬考？”

“对啊。你怎么知道？”姬发微微睁大眼睛。

“崇应鸾说的。”崇应彪伸手支着下巴，无聊地看向窗外。火车已经攀升至半空，翠绿的林梢与窗口齐平。“真倒霉。”

“什么？”姬发微微皱起眉头。

“你们要不要吃巧克力蛙？”殷郊插话。

“有哥哥真倒霉。”崇应彪道。“你哥肯定也挺烦人的吧？”

“喂，你不喜欢我无所谓，别把我哥扯进来。”姬发说话声音大了几分，放在裤腿边的拳头捏紧了。

“我凭什么听你的，西岐来的臭麻瓜，一身的大粪味。”崇应彪翻着白眼呛声道。

下一秒，一团粘稠甜蜜的棕色物质在崇应彪脸上砸开。崇应彪跳起来，向姬发猛扑过去。

时候姬发才知道，11岁的崇应彪真的以为全世界的哥哥都像崇应鸾一样会用魔咒把自己弟弟吊在天花板上。兄友弟恭这个词，崇应彪看过姬考和姬发的相处之后才知道不是传说。但是姬发对往崇应彪脸上扔了一个巧克力蛙这件事毫不后悔，时有再来一次的想法。

“哎，这件事吧，你得承认你也有一定的责任。”殷郊咬了一下嘴唇，忍住微笑。

“那二年级那件事呢？你们两个养的那只雷鸟现在在哪？”

“在西岐。”殷郊点点头。

“它过得挺好的，是吧？可是老子为了它扫了半个月的厕所！”崇应彪愤愤不平。

二年级的某个夜晚，崇应彪第三次看见姬发和殷郊半夜偷偷溜出寝室。事有古怪。他对自己说。他全部的动机只有不能放过这个给格兰芬多扣分的好机会，完全不是看这两个人深夜还形影不离时心里那非常隐约的不满，完全不是。于是他马上行动起来，套上外袍就跟了出去。在钟楼门口被姬发警惕地发现。在一阵幼稚的互扔魔咒之后，崇应彪被殷郊蛮不讲理地从背后勒住了脖子。崇应彪挣扎未果，终于放弃了抵抗，心说，作为霍格沃兹校长的儿子，居然最擅肉搏，殷郊你真应该感到羞耻。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干什么。”殷郊小声说。他的气息落在崇应彪鬓角上，让崇应彪从耳朵一路痒到肩膀。

“我根本没问。”崇应彪说。

“好吧好吧好吧，但是你一定不能说出去！”殷郊说。

“你怎么能告诉他呢！”姬发急了，“他肯定会告密，他可是个斯莱特林！”

“滚滚滚，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崇应彪又挣扎起来。

“秘密就是——”殷郊松开手，但又不想完全放开崇应彪，扼喉演变成了一个黏黏糊糊的拥抱。崇应彪彻底认命，气急败坏地“呃啊”一声，就此正式被迫卷入这场格兰芬多们的小小阴谋。

秘密就是他们捡了一只幼年雷鸟，一种据称十分危险的不能出现在校园里的神奇动物。那晚崇应彪在钟楼顶层见到了那只窝在旧衣服堆里的小鸟，鎏金般的羽毛闪着金属光泽，歪头用那双浅色的金眼睛看着崇应彪。活像一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鸡仔。崇应彪心生好奇，伸出一根指头，想摸一摸幼年雷鸟的羽冠。

“别——”殷郊伸手阻止。

一道电光劈下，崇应彪被紧急送往医疗翼，喝了三天康复药水，那树枝状的电痕才从手臂上消退。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泄露雷鸟的秘密，坚持说是自己施咒时不小心回了火。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丢脸，要不是殷郊一连三天都泪汪汪地来看望他，崇应彪早就遵循自己斯莱特林的天性，杀上钟楼去把那只放电鸡的屁股毛拔光了。

在几场过于可疑的雷暴雨之后，他们私养雷鸟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露了馅。三个人站在校长办公室里，被殷寿骂得不敢抬头。崇应彪巫师袍上的绿领子在两个红领之间异常显眼，也让整件事对崇应彪来说更加耻辱。最后结果是姬发殷郊作为主犯，当年的魁地奇禁赛，且要打扫一个月的球场。崇应彪还没来得及笑，殷寿就转向他，宣判，他作为从犯，一并挨罚。

姬发拜托姬考趁乱把小雷鸟带出去，幻影移形到西岐放生。殷郊邀请崇应彪一起去，崇应彪拒绝了，因为他没有被禁赛。他不能扫厕所扫得满身氨味之后还自愿放弃魁地奇。那年是斯莱特林获胜。崇应彪骑在扫帚上接受人群欢呼时下意识看向格兰芬多的看台，殷郊当然不在。崇应彪强迫自己不许觉得失落。

“我还挺想它的。”殷郊说。他们走到禁林里的一道小溪边，崇应彪迈步跨过，然后转过头，下意识地转身把手伸给殷郊。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殷郊的腿比他只长不短。但是殷郊也自然地握住他的手，提起长袍下摆，迈步后轻捷地落在崇应彪身边。他们的手一起垂下去，因此多握了两秒钟才放开。

“不过这么说的话，还有四年级的变形课。”殷郊突然想起。

“别提变形课。”崇应彪咬紧牙齿。

殷郊欲盖弥彰地咳了一声。“其实还好啦。你……你抱蹶子踹姬发那一脚，他胸口疼了三天呢。”

崇应彪转过头，死样活气地看着他。表情在说：我的灵魂已经完全死了。殷郊靠着最后一点修养才没笑出声音，但是嘴角已经咧得像柴郡猫一样疯狂。

“如果——踹西岐麻瓜一脚的代价是——被魔咒事故变成一头驴，”崇应彪用枯槁的声音说。殷郊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颧骨上端浮起猫咪胡子一样的笑纹。他笑得太厉害，终于让崇应彪也忍感染了一点笑意，红润的嘴唇卷起一边。“那也行吧。”

殷郊笑得受不了，偌大的个子直往他身上靠。崇应彪挺直脊背接住他。他想殷郊再这样下去他崇应彪一定连自己姓什么都会忘掉。他逼着自己接着说下去。“然后就是这次。都是因为你，现在人家在巨型南瓜下面吃万圣节大餐，结果我们在禁林，冻个半死，只能吃蜘蛛网。”

“我以为你不喜欢过节呢。”殷郊把自己挂在他的肩膀上。

“有些节日不喜欢，但是万圣节很好。可以把别人吓个半死，对方还不能生气。”崇应彪阴恻恻地说。

“晚餐还有南瓜布丁。”殷郊附和道。“我好想吃南瓜布丁……”他委屈地说。

他们之所以在万圣夜远离人群在禁林徒步，原因愚蠢得过头。三天前的魔咒课上，他们又开始练习呼神护卫咒。学期刚开始时他们多半还只能让魔杖顶端升起一点微弱的银白气体，现在已经有少数几个能变出成型的守护神。崇应彪和姬发几乎是同时变出自己的守护动物，姬发当天大出风头——因为他的守护动物是一只凤凰。银白色尾羽在飞行间留下银河般的流曳光芒。而崇应彪的守护动物是一只比格犬。它刚跳出来的时候崇应彪有点尴尬，尤其是比格还在无声地大叫。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崇应彪安慰自己。银色光线组成的比格犬轻盈地一跃而上，蹲踞在崇应彪的头顶，和主人一起冷淡地翻每一个人的白眼。

其他学生都对自己或者别人的守护神更好奇了。十五岁，正是最迷信星座和心理小测验的年纪。都说守护神某种意义上就是巫师精神世界的品质具象化，而变出来的守护神形象又是那么神秘美丽。

崇应彪顶着比格到处晃了一圈，把其他人的守护神都打探得差不多，回来看到殷郊装模作样地挥了两下魔杖，留下一道不成形的银光，就算结束。

“你干嘛呢？”崇应彪难以置信地问他。

“我，嗯，我变不出成型的守护神。”殷郊说，他双颊微红，还拙劣地摸了一下鼻子。“不过这样也够用了。”

崇应彪断然不信。他知道殷郊的魔咒水平相当好，怎么说殷家也是魔法世族，殷郊当年喝奶都是自己凭本事隔空飘浮起奶瓶。他不信殷郊会掌握不了区区一个守护神咒。

“你拉倒吧，连鄂顺都变出来一匹马。你快说。”

“我就是变不出来。”殷郊死活不松口。

崇应彪最后猜测：“不会是什么特别丢人的动物吧？你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对不？”

殷郊面露窘迫，苍白地反驳，“……不是！”

姬发在旁边替殷郊说话。“他都说了他变不出来啦。很多人都变不出来，但是实战的时候这样已经够用了。”

“你已经看过殷郊的守护神了，是不是？”崇应彪狐疑地说。

姬发面露诡秘的微笑，不予否认。真是把崇应彪气个半死。他忍不住开始想象在格兰芬多的寝室，深红嵌金的床幕放下来，殷郊和姬发一起穿着睡衣坐在大床上，守护神的银光照亮两个人的脸。

“到底是什么？”崇应彪追问，“不是狮子或者龙？到底有什么可丢人的，难道是野猪之类？”

“才不是！”殷郊忍不住反驳。

“那就让我看看呗。干嘛不好意思，我的守护神还是一条狗呢。”

比格在头顶跳来跳去，欢快地飞踹崇应彪。

“大耳朵花狗。”姬发坏笑着。

“你别问了。我是不会说的。”殷郊坐立不安。下课铃敲响，殷郊逃也似地冲出教室。崇应彪一路紧追，一路来到占卜课教室。崇应彪一屁股坐在殷郊左手边的空座，穷追不舍：“到底是什么啊？难道是癞蛤蟆？”

殷郊笑出声来。“谁的守护神会是癞蛤蟆。”

姬发在殷郊右手边的座位做了个手势。“你俩小声点，獾院的那谁守护神就是蟾蜍。”

“算我求你了。”崇应彪的圆眼睛真挚地望着殷郊。

“我不。”殷郊挡着脸。“你肯定会笑的。”

“我不会的——好吧，我确实会笑的。但是我真的要好奇死了——你都告诉姬发了。”

“姬发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会笑我。”殷郊说。

姬发在那边嘿嘿冷笑两声。崇应彪真的要被惹毛了。

比干忍无可忍，在讲台上重重咳了两声。崇应彪悻悻闭嘴。几只热腾腾的茶壶飘到每张桌面上。比干继续神神叨叨地讲解占卜术，下面一片吸溜热茶声。

到了小组实践环节，姬发眯起一只眼睛端详杯底。“呃，这算什么？长虹贯日？我觉得预示着今年格兰芬多会赢球。”

他和殷郊对视了一眼，两个人会心一笑，互相撞了一下肩膀。

崇应彪无聊地把玩着茶杯，只往里面瞥了一眼。“这上面说你最好的朋友三天后会死。”

姬发恨不能隔着桌子给他一拳。“崇应彪，你有病吧？！”

“死因是一个时速一百码的鬼飞球，对一个麻瓜来说死得光荣。”崇应彪语气凉凉地补充。

殷郊用身体尽量隔开两个怒目相对的十五岁男孩。“你这么说有点过分。”他转向崇应彪，尽量用安抚的语气说。

“是吗？我还没说那个词呢。泥——”

“你不能那么说！”姬发还没来得及反应，殷郊已经皱着眉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四下的喧闹骤然安静，所有人的视线集中在他们三人身上。崇应彪犯了驴，梗起脖子，“你就这么护着他是吧。我他妈还偏要说——操！”

殷郊的拳头砸在他的鼻梁上。鼻腔胀痛，连带眼眶都酸胀起来。崇应彪挥拳反击，两个人直接撞翻了茶桌。茶水泼了满地。姬发试图拉架，被殷郊回撤的手肘正撞上眼眶。学生们尖叫一片，比干气得胡子根根耸立，大吼一声，“够了！”

老头魔杖一甩，缠斗在一起的崇应彪和殷郊脚下突然失去重力，像两只气球一样飘向房间两侧，又像两只被提着后脖颈的猫崽，在半空中还气喘吁吁地瞪视对方。崇应彪的鼻血顺着嘴唇一路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把衬衫和小腹的绿领口染红了一片。

“你们太过分了，这可是在课堂上！殷郊！你小子就是这么做榜样的？！”比干激动得高举双手挥舞着。

殷郊有些惭愧地低下头，汗湿的黑卷发松散下来，散乱地盖过眉骨。

比干大发雷霆地走下讲台，路上脚尖踢到一个尚且完好的杯子。他随手捡起来，正是崇应彪刚刚拿着的那一只。在背地深处，残留的茶渣如同三只首尾相环的蛇，一个要吞噬另一个。比干皱着眉用魔杖敲了敲那只杯子，里面的不详预兆被清理一空。他把那只瓷杯丢开，又一挥手，崇应彪和比干的宝贝侄孙双双从半空摔下来。“你们俩，现在就去校长室。”

崇应彪和殷郊一直到殷寿的办公桌前还在互相瞪视。殷寿正对着面前的一摞公文发愁，双手按着自己的太阳穴，两道茂密浓眉紧锁在一起。一抬头看见自己儿子，一时间简直咬牙切齿。“怎么——怎么又是你？！”

崇应彪尽量不惹人注意地把下巴上干涸的血渍抹掉。整整半个小时，他就这样听着殷寿把自己儿子骂得狗血喷头。殷郊的脑袋低得都快折进胸口里去。最后崇应彪最后那点幸灾乐祸也消失了，他几乎有点可怜殷郊。

殷寿终于骂累了。他手一挥，一边自动羽毛笔开始工作。“这次的处罚——”

崇应彪在身后交叉手指，暗自祈祷，拜托别是禁赛魁地奇。

“——有人反映禁林里有摄魂怪，接下来三天，一直到31号，你们两个每天晚上七点去禁林巡逻。”

“可是，父亲，万圣节……”

殷郊在殷寿的视线里重新低下头去。要不是他们刚刚打完一架，崇应彪都想拍拍殷郊的肩膀安慰他了。

他们垂头丧气地走出校长室时，姬发已经穿着魁地奇队服在外面等了半天，手里拎着飞行扫帚。崇应彪看到姬发被殷郊那一肘子撞了个乌眼青，不由得心情大好。

姬发倒没有记仇的意思。两个格兰芬多亲亲热热地互相拉着袖子，姬发说他真想陪着殷郊一起但是队长要求他必须得参加魁地奇训练。殷郊说没必要担心我你放心地去吧。听得崇应彪几欲呕吐。

这俩人终于分开了。崇应彪和殷郊并着肩默不作声地往外走着。崇应彪率先开口：“是我的错觉，还是你爸真的比以前更凶了？我以为他已经老得过了更年期了。”

殷郊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爸最近有点心烦。”他破天荒地没有维护自己老爹的年龄。“他最近在申请调职去魔法部呢。还有，我妈妈最近在和他闹分居。”

“噢……”崇应彪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你觉得他们还会和好吗？”殷郊可怜兮兮地转过头来，半长的卷发挽在耳后，好像两只垂下来的狗耳朵。“我的爸爸和妈妈？”

“唉，可怜的小殷郊。还活在爸爸妈妈永远相爱的故事书里呢。”崇应彪阴阳怪气地讽刺。他看见殷郊垂下睫毛，不由得心软了。“想开点吧。”他生硬地拍了拍殷郊的肩膀。

“那你今年的圣诞节还回家吗？”崇应彪问他。

殷郊说我之前还想问你来着。我今年想留在学校。你是不是还是不去呀？

不，我要回去。崇应彪说。我要跟我爸和我哥亲密拥抱，互相亲脸，一家子坐在餐桌边互相送礼物，假装不记得那年我爸喝多了声称要把我塞进壁炉里烧死。

殷郊吃惊地停下脚步看着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显得比平时更大。那种毫不设防的袒露的神色看得崇应彪关节发痒，真想像蹂躏一个巨大泰迪熊那样锤殷郊两拳。

“不，我不回去。”他最后说。

“那我们今年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啦。”殷郊讨好地挽起他的手臂。他突然觉得自己和崇应

彪打的那一架荒谬极了，“我们和好吧？”他软着语气问。“但是你真的不能说那个词。如果你说了，我们就再也当不成朋友了。”

“好吧。”崇应彪耸耸肩。“我只在心里说。”

“在心里也不行！”

崇应彪举手投降。

巡逻前三天都没什么事发生。他们赶走了几只想偷南瓜的地精，遇到两群互相敌对的马人。惊扰了很多、很多蜘蛛，崇应彪还声称他看到了一只食尸鬼。今天是第三天，只要再走上十五分钟，他们就能走出禁林，回到城堡，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万圣节大餐的尾声。

“所以，我确实一遇到你们就倒霉。”崇应彪总结。

“这话我也可以说。”殷郊哼了一声。

“那也许我们俩都被诅咒了吧。”崇应彪说着打了个喷嚏。周围的气温开始下降。

“但我不觉得那是诅咒，崇应彪。”殷郊说，“有一个东西叫做友情。”

崇应彪微笑起来。他刚想说什么，脚下传来一片碎裂声，是他踩上了一小片薄冰。可是现在还不该那么冷。一个念头从崇应彪脑海里模糊地闪过。周围的气温已经下降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寒意一直渗进骨缝。感受到左边飞速袭来的冷风时殷郊喊了一声小心，但崇应彪没有听见，他转过头，正对上摄魂怪那双结痂腐烂的白手，从禁林的黑暗深处伸出来，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崇应彪的耳边响起尖叫声。他花了好一会才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尖叫。他看见父亲暴怒的面容，崇应鸾脸上的嘲弄。他开始发抖。摄魂怪破烂兜帽下，那张无眼的白脸缓缓凑近，腐坏与死亡的腥甜令人作呕地缠绕鼻端。他听见殷郊在他耳边大喊着什么，但是他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那张巨口深处传来的又长又慢、咯咯作响的呼吸声。他看见殷郊满脸嫌恶地转过身去，好像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肮脏。

“姬发是我最好的朋友。”殷郊，高高在上的格兰芬多王子，把红袍的金边从他的手指间抽出来。“你不配当我的朋友。”

他像是在溺水，一路往平静而永恒的黑暗深处沉没。突然，他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或者是冲出一道漫长的隧道，他从那黑暗的水面上浮起，世界骤然清明。下一秒，他听见一声坚定的：“呼神护卫。”

他僵硬地转动眼睛，看见银光从殷郊的魔杖顶端喷薄而出，白杨木的魔杖滚热地在殷郊掌心颤抖着，像是内芯那根火龙的心脏神经重新跳动起来。但殷郊把它握得很稳。一团雪球般的毛团跳了出来，是一只侏儒兔，只要巴掌大小，活力十足地奔跑着。在兔尾巴身后，银白光幕柔和而坚定地蔓延开，撑起一道温暖的屏障。

脚下的薄冰开始融化。摄魂怪发出一阵阴沉的咯咯声，鬼魅地遁入黑暗。崇应彪跌坐在地，心脏狂跳，像是终于重回陆地那样喘着气。

“你还好吧？”殷郊蹲下来，紧张地看着崇应彪惨白的脸。崇应彪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殷郊揽着他的肩膀，赶紧把耳朵凑上去。

“……一只兔子。”崇应彪用嘶哑的声音说。“居然是一只他妈的兔子……还……那么小……”

殷郊的脸整个红了。“闭嘴。不许笑。”

殷郊架着崇应彪回到城堡时，宴会已经结束了，宴会厅里只有一些家养小精灵在收拾杯盘狼藉。

“我的南瓜布丁……”殷郊欲哭无泪。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还有宴会。”崇应彪觑了一眼身边的殷郊。现在是他靠在殷郊的肩膀上，而这种感觉——很好。“但是我不能保证有南瓜布丁。”

“真的？在哪？”

崇应彪打了个响指。他们一路向下，穿过斯莱特林那光线黯淡的休息室，巨乌贼的阴影在绿色波光中摇曳而过。他们在地牢里绕了又绕，终于来到一间大厅，被黑色丝绒与绿色南瓜装饰着，天花板上倒挂着密密麻麻的蝙蝠，在提琴曲中不时拍打翅膀。城堡幽灵们在此欢聚宴飧，直到万圣夜的最后一分钟。两个活人傻笑着从跳舞的鬼魂间穿过去，像穿过一捧又一捧冰水。长条桌上确实放着南瓜布丁和曲奇饼，只是色泽未免可疑。殷郊尝了一口不敢再吃。不过幽灵们供应的那种巧克力味道的潘趣酒非常不错，两个人很快就喝得有点醉了。羽管琴声在潮湿的地下石柱间回荡，崇应彪站起身，向殷郊伸出手。殷郊站了起来。两个人揽着对方的腰，跟着灰白的幽灵们的裙摆一起旋转。临近午夜的时候他们玩累了，坐在石阶上，头靠着头，一起看无头尼克像所有人展示他那脱头致礼的把戏。

是崇应彪先放出他的守护神，然后殷郊挥动魔杖，把那只小雪球也放了出来。崇应彪实在是忍不住他的笑容。“还没有一团鼻屎大。”

殷郊狠狠踩了他一脚。那只小兔也从半空跃下，优雅地对着他的脸一个正后蹬，感觉像是被一朵云迎面吻了一下。

“但是很可爱。真的，真的很可爱。那么大的兔子，那么小的兔子。”崇应彪挥动魔杖，比格犬跑过来，两只守护神兴高采烈地互相追逐着。”好了，现在我笑完了。虽然我会笑你，但我还是你的朋友。”

“我知道的。”殷郊的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一直都这样想。”

崇应彪偏过头，在殷郊头顶轻轻撞了一下。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万圣夜还有最后半个小时。摄魂怪留下的最后一点寒意也从身上消退。“万圣节快乐。”他对身边的格兰芬多说。

“万圣节快乐。”殷郊回应。崇应彪没有低头，但是他知道殷郊一定在微笑。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